

【日本学者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丛书（第一辑）】

中国南部少数民族 民俗记录

ZHONGGUO NANBU
SHAOSHU MINZU
MINSU JILU

[日]铃木正崇 / 著
陈芳 / 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日本学者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丛书（第一辑）】

中国南部少数民族 民俗记录

ZHONGGUO NANBU
SHAOSHU MINZU
MINSU JILU

[日] 铃木崇
陈 藏译书章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部少数民族民俗记录 / (日) 铃木正崇著;
陈芳编译.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8.12
(日本学者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丛书. 第一辑)
ISBN 978-7-5691-0176-8

I. ①中… II. ①铃… ②陈… III. ①少数民族风俗
习惯—介绍—中国 IV. ①K8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2205号

中国南部少数民族民俗记录

原著者: [日] 铃木正崇

译者: 陈芳

出版人: 闵军

责任编辑: 张萌

校对: 滕芸

装帧设计: 陈丽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校区出版大楼

邮编: 550025 电话: 0851-88291180

印刷: 深圳市和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8年12月 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91-0176-8

定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5987328



陈芳 女，1974年8月生，贵州省麻江县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现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贵州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点、日语笔译硕士点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翻译、中日文化比较研究。2006年至2008年于日本长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近五年主编教材共3部，主持和参与省级、厅级等课题共12项，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家级、省级等各类奖项共8项。



铃木正崇 1949年11月21日生于日本东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文化人类学者、民俗学者、宗教学者。研究领域有民俗、宗教、祭祀艺术等。著有《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族想象力之变容》等2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多篇。

本书获 2015 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系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贵州大学西南民族文化走廊
研究中心出版资助项目



译者序

本书是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民俗学者、宗教学者、文学博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铃木正崇早期研究我国南部少数民族的成果之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作者一行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情况，以民族志的形式真实记录了当时我国南部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祭祀、节日等情况。本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还附有当时拍摄的 64 张珍贵照片。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记录了海南岛的苗族、黎族，第二章记录了云南的撒尼人、基诺族、哈尼族，第三章到第五章考察了贵州的苗族和布依族，其中用很大篇幅介绍了贵州苗族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姊妹节、鼓社节。由于当时作者去的很多村寨的村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所以他们考察到了很多保存较好的民俗，搜集到了不少珍贵的神话传说。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部分民族传统和习俗正渐渐从生活中消失，阅读此书能够帮我们发现和重新找回那些民族瑰宝。此外，铃木教授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多角度地分析了苗族的姊妹节、龙舟节、鼓社节，提出了独到的学术见解，其独特的视角、多维度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研究苗族文化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其丰富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但本书中作者关于汉族的部分看法较偏颇，这并不代表译者的看法，在此做郑重声明。此外，书中所提及的很多地名，因行政区划等的变更，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沿用了当时的名称。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作者铃木正崇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铃木教授通过邮件耐心地解答了译者的疑问，使得译者的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由于本书日文版的出版时间是1985年，书中照片已经发黄。为了让中文版能有清晰的照片，铃木教授在百忙之中寻找出了30多年前拍的原版照片并扫描给译者。对于铃木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热心的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此外，译者还从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晓梅教授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受益匪浅，在此深表感谢。最后向为本书翻译前期的资料整理、后期的工作提供帮助的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的谭静老师、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聂川、谌迪、王玉婷、刘晨晓、董志君、王春梅表示诚挚的谢意。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陈芳

2016年9月29日



贺中文出版序

1981年，笔者第一次前往中国旅行。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区域逐渐扩大，外国人得以前往之前未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借此良机，1981年4月，笔者满怀好奇地加入海南岛少数民族村落的考察之旅中，在此过程中了解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状态，让我深受感动。这诚然是一次异文化的体验。1983年8月，笔者将研究对象集中在贵州苗族，并进行调研，同时还获得了参观云南彝族祭祀的机会。笔者被山上青年男女的对歌、华丽的民族服饰、独特的歌曲舞蹈、梯田、住所等文化元素交织而成的风景所触动。此外，笔者还参观了香炉山的“爬坡节”和路南的“火把节”，与村民们共同体验欢乐。在村民的带领下，笔者游遍了整个村子并进行了记录，逐渐掌握了当地生活和文化的真实状态。以稻作为基础的生态体系、丰富多彩的四季、复杂的祭祀、依靠口语进行文化传承等这些仅靠文献阅读完全不能想象的深奥世界渐渐在我眼前显现出它们清晰的姿态。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中国南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本书是对当时结果的记录。当时，关于目的地的信息很少，所以来到村寨以后，笔者被“什么都想见识”的好奇心所驱动，开展了大量考察。旅途之中，充满感动。其中的众多经历被记入书中。与其说此书是一本学术著作，毋宁说它是一本见闻录，书中虽有许多不够详尽之处，但所记述的确是笔者对于当地最纯真的印象。诚然，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先驱性，它与笔者的另一本同期出版的

《西南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古今书院, 1985, 与金丸良子共著) 被评价为: 自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7) 以来由外国人撰写的最详尽的苗族调查报告。

时光如梭, 自初次到访中国已过去了 35 个岁月。在此期间, 笔者曾访问过的村庄大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 青年到中年这个年龄层的人们为了生计离开村寨; 另一方面, 推进旅游化进程赚取旅游收入的村庄也在增加。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建设使交通设施得以齐备, 不只是在生活上,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我开始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之后, 这项研究继续在进行, 特别是对于苗族的研究。因此笔者决定入住村庄, 体验那里深层维度的生活。笔者周游了贵州的黔东南、黔南、黔西北、黔西南以及广西的融水和湖南的湘西一带, 将考察结果撰写成了《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族的想象力之演变》(风响社, 2012) 一书并公开发行, 此书以祭祀、礼仪、世界观为中心, 描写了苗族文化的动态, 与苗族调查齐驱并驾。笔者还实地考察了侗族、瑶族、水族、土家族村庄以及湖南和福建两省的汉族祭祀和技艺。以此为基础, 笔者以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交流和演变为主题, 撰写的《东亚民族与文化改观——少数民族与汉族·中国与日本》(风响社) 将在近期出版。

此次麻江县的畲族学者陈芳将笔者与少数民族邂逅的记录翻译成为汉语, 对此, 我甚感喜悦, 同时也强烈希冀通过翻译能够加深贵州与日本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铃木正崇

2016 年 10 月 1 日



序 言

广袤的中国大地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总人口 9.7 亿，其中汉族占 94%，约有 9.1 亿人，其余的 55 个少数民族约有 5580 万人（1978）（《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p.2）。但是，少数民族的称谓是直到近代出现“国家”或“国民”的概念后才被纳入这些概念中的，并作为与在国家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民族相对的形式被定格下来（竹村卓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汉族和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1983，p.329）。这些少数民族自身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自律性的部族社会。中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仅为公式化看法，这个数字具有流动性，其规定也有政治上的考量。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6%，但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占到中国总面积的 50% ~ 60%，而且他们拥有各自的语言、风俗、习惯。要想正确把握这些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需要将其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考察。

居住在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虽然他们经常和汉族接触，不断受到汉文化影响（sinicization），但是将其和东南亚的诸民族联系起来考察的话，可以确切把握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历史是从北向南、从平地迁徙到山区边境的过程。对于这些民族而言，虽然拥有没有被国境这个近代产物阻挡的广袤文化领域，但是由于他们处于在边境问题上纷争不断的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之边境，所以也受到一定影响。

关于中国南部少数民族，有人认为他们和日本民族有密切关联，但实际状况是只有在传教士和旅行者的古老记录中或一些欧美人及汉族所做的研究中涉及该话题，未知的情况还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多在腹地和边境，不仅难以到达，而且由于政治变动的原因也使得对少数民族的调查难以开展。1976年之后，不利情况迅速改善，从1980年开始，少数民族的相关文献如决堤之水大量涌现，人们甚至可以在短时期内进入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于1981年4月到海南和云南、1983年7—8月到贵州和云南进行了考察，本书就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考察记录和基于这些记录进行分析的成果。第一次是参加日本民俗艺术学会访华团（团长本田安次、副团长土桥宽），第二次是受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理事长北村博昭）的派遣，参加日本民俗学访华团（团长濑德忠、副团长土桥宽），上述考察皆因得到了全体团员的大力协助才能顺利完成。由于时间有限而且是在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度开展的考察，难免有诸多不足，所以在此申明本书仅为一本考察记录。



目 录

第一章 海南	001
第二章 云南	047
第三章 苗族村寨	112
第四章 从贵州到云南	127
第五章 苗族祭祀论考	172
首次出版一览	191
后记	192



第一章 海南

一、海口

飞离广州，放眼望去是滔滔流淌的珠江水和被珠江滋润的青青水田。村落有聚居村也有临街村，水田包围在村落周围，井然有序。沿着中国沿海地区南下，地形逐渐变为丘陵地带，可以看到梯田。到达海南北部的城市海口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空中之旅。海南岛这一名称是从明代开始被使用的通称，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称为儋耳、珠崖两郡，唐代称为琼崖二州，元代称为琼州，清代称为琼崖道（陈，1936），位于南方，四面环海之岛，谓之“海南岛”。

作为日本民俗艺术学会访华团的一员，为了调查该省的民俗，我们于1981年4月3日从广州前往海口，目的是想采访居住在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的民俗，把握他们的实际状况。同时尽可能参加农历三月三（当年阳历4月7日）举办的民俗活动，调查这里是否有类似于日本所谓“歌垣”的民俗，如果有，还想调查其社会意义及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性。海南岛是处于和越南相邻接的国境线上的岛，因其在军事上重要性难以向外国人开放。这次采访虽然在东京取得了许可，但到了广州却被告知不可以采访，后来在秘书荻原秀三郎的恳请和斡旋下，终于从广东省人民政府得到许可，我才能成为前往海南岛的飞机上的一员。

中国民航的螺旋桨飞机没有冷气很闷热，用干冰制冷，飞机内充满烟雾，这让我们大为惊讶，不久楼板上积满水滴，空乘人员用布擦拭后乘客方可通过。

真是别有趣味的空中之旅。其间，飞机从中国南部著名的多雷区域雷州半岛上空飞越琼州海峡，飞往海南岛。海口港停泊着货船、渔船、中国式帆船等。陆地的红土之上，生长着茂盛的椰林。下午5点30分，到达海口。亚热带的烈日下，吹拂着凉爽的南国海风。

在机场，海南省外事办公室的李庆昌前来迎接我们。在接待室向我们做简短介绍后，大家立即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市内。从途中经过的集市景象来看感觉像东南亚，仿佛到达了泰国。穿过椰林，我们被带到了离市中心稍偏远的招待所。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威严无比。在招待所一个有大风扇的房间里，我们一边喝着当地特产咖啡、吃着西瓜，一边听取海南岛的介绍。

海南岛的面积为34000平方公里，现在的人口为540万人，其中黎族60万人，苗族3.4万人，回族0.4万人，其余为汉族。岛上最多的汉族为福建系（厦门），其语言称为海南语。此外还有广东系和客家系。广东系多住在儋州，所以将其语言称为儋州语，据说他们之间流传着独特的风俗。海南行政公署下有17个县，为少数民族设立了黎族和苗族自治州（昌江、东方、乐东、白沙、琼中、保亭、崖县、陵永县和什通县）。位置在北纬18度到20度，东经110度到112度，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22℃~25℃，四季常青，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气温下降到1.6℃，但低温时间很短。冬季，岛南边的气温为15℃左右，最适宜于旅行。作物以椰子、剑麻、橡胶、可可、咖啡等热带作物为特色，当然也种植大米（旱稻、水稻）。西瓜有11月一次年2月的冬西瓜，其中正月最多，1—3月末有春西瓜。招待我们吃的是春西瓜。据说冬西瓜籽少味美，但春西瓜也很香甜。

简单给我们介绍后，接待人员带领我们去宿舍，吃饭后招待我们看电影。在室外几步远的地方有个会场，被椰林包围，头上是满天的星斗。巨大的白色幕布，随风飘动。电影叫《胭脂》，讲述一个年轻人背负杀人罪名和一名美丽女子恋爱的故事。有时能看到亮着尾灯的军用飞机慢慢飞过上空。据说这里一天放3次电影，黎苗自治州一周放映1次新片，入场费是0.5~1元（5~10日元）。

回到宿舍，有个房间里有广东省的彩色电视节目，附近的人们前来纳凉，

顺便来看电视。节目取材于少数民族的歌剧，叫“望夫云”，好像是以云南省大理为居住中心的白族仙女的故事（王编，1981）。9点半电视被关掉，这个房间也被锁上。在这个年代，电视机是非常珍贵的电子产品。

我返回自己的房间，打开窗户，听着飞进蚊帐中无数小虫的轻声鸣叫渐渐入睡。风吹过椰林。

第二天早上，5点30分醒来到街上散步。因为纬度很低，6点过天才亮。公共汽车已满员，道路上用担子挑着蔬菜、鱼匆忙去赶早市的女人们尤为引人注目。经过小学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穿着校服去郊游的孩子们。他们全部戴着麦秆帽，上身穿白衬衣，男孩下身穿深蓝色齐膝裤，女孩穿红裙子，都系着作为少先队标志的红领巾。我请孩子们给我看看他们铝制饭盒中的饭菜，结果发现它有两层，上面一层是荷包蛋和煮鸡蛋，下面一层装有很多饭。其中有些孩子拿着报纸做的风筝。

市场上人们在椰子树荫下卖蔬菜、盐、肉、烟草、渔网等。生意最好的是肉铺，老板用半月形的刀尖切肉，用中间有洞的磨刀石边磨刀边吆喝，熟练地称肉、收钱、找钱。市场后面有古老的汉族村寨，老人们坐在家门口，悠闲地聊天。我造访了一户汉族人家，一位像隐士似的慈眉善目的老人家请我进去。他家门口左右两边贴着写有吉祥话的对联，门上贴有京剧名角的画报，好像以前还贴有门神像。门头上贴有5张金纸，穿过大门就到了照壁，往右拐就是院子。这个设计应该和冲绳的驱邪墙一样，避免妖魔直接进入家中吧。院子的右边是灶，左边养猪。正面是堂屋，堂屋正面的墙上像祭坛，贴着红色神符，没有神像。这里是起居间，堆积了很多柴火。从右边往里走，左边是卧室。只能走到这里。

海南岛的汉族很重视灶神，永尾龙造的报告（永尾，1942，p.220）中记录琼崖的人们将灶神作为守护神。据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必须得到灶神的许可，所以家有孕妇的话，家人不能将菜刀放在灶上，因为菜刀会冲撞灶神，有可能会使胎儿死产或流产。现在这样的民俗渐渐淡薄了。

二、东海岸

从海口出发时是早上8点，一路从东线往南边行进。外事办派了李庆昌和黄宏钧随行。街道逐渐消失不见，我们看到了水田和旱田。这里很宽阔看不见山。海南岛的北边是平地。车开出后让我们惊讶的是交通规则。车在左边行驶，对面有车开过来就避到右边，从左侧超车，我们觉得很危险，但司机操作得很灵巧。另外，在中国，司机的地位很高。

驶过南渡江上的大桥，开进平原，有很多荒地等待开拓。开拓荒地的当务之急是完善灌溉设施。很高的是桉树，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橡胶林，旱地里种的是甘蔗或花生，有时能看到挑担的农民。

10点到达名叫南海农场的茶园，副农场主王家经出来迎接我们。他会说一些日语，因为1942年他曾经到日本岐阜高等农林学校留学学习农业技术，1948年回国。我们一边吃着美味的香蕉和菠萝蜜，一边听他介绍。

这里海拔150米，新中国成立前是水田，也有村庄，1958年建国营农场，从那时直到1974年都种油椰。但是后来受到台风的影响，改换成种茶叶，现在种有1000公顷茶叶，年产3000吨红茶，向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出口，日本三井农林也是其客户。本部员工有7200人（500户），有5个分厂都在生产茶叶。一年可采1次茶，采茶是女性的工作。这里的天气即使最冷的时候也不低于5℃，而且只持续5天左右。采茶工每月工资平均4.5元（一次约100日元），每个月工作25天，采茶忙的时候也有工作30天的情况。劳动时间为上午6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衣服由农场按照每3年2套的比例发放。休息日会放电影，县里也会送戏下乡。参观茶园时，我们发现茶树和橡胶树套种，橡胶树被用来遮阳。据说茶树的原木是从云南省凤庆移栽过来的。

离开农场后一路向南，我们还参观了万泉河畔琼海县嘉积镇的自由市场。这里有挑着堆积如山的箩筐前来出售的老婆婆，还有卖糖、卖香料以及卖类似日本豆腐皮的人。也有人在街上杀猪。让人吃惊的是有人在地摊上摆了6只圆鼓鼓的老鼠和10只蟑螂，用以显示其出售的杀虫剂的效果。正是正午时分，市场上拥挤不堪，买家卖家都带着麦秆帽的景象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也立刻买